大型历史人文纪实报道

昆滇风云 人物传 大事记 大工程 地方志

杨长福名家工作室供图
民国年间拍摄的金马碧鸡坊

车上向欢迎群众敬礼的人是陈赓。赵渝供图
1950年，昆明人民在金马碧鸡坊欢迎解放军，

1954年拍摄的金马碧鸡坊 杨长福 摄

碧鸡坊局部特写 本报记者 罗秋旭 摄

金马踏云寻故迹 碧鸡临水照遗踪

关于金马碧鸡坊的几种传说

□ 王莹莹 管红宝

说到昆明，不得不提金马碧鸡坊，如同澳门“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象征，金马碧鸡坊是昆明的象征。金马碧鸡坊见证了昆明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也承载了昆明人的记忆与情感，昆明人对它有一种独特的情怀。

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清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战火，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1966年期间被拆毁，1998年按原貌进行重建。今天，金马碧鸡坊位于昆明市中心三市街与金碧路交会处，高12米，宽18米，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该二坊地处昆明城中轴线的南端，坚定屹立、雄伟壮观。如果你身临其下，就会发现金马坊上画骏马，碧鸡坊上画凤凰，其上覆金色琉璃瓦，虽身处闹市，但并不高傲绝尘，反而与周围的现代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不失和谐之美。

金马碧鸡坊不仅是两座古建筑，更是昆明这座城市的亮丽名片，正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探访。关于金马碧鸡坊的传说也众说纷纭。笔者仔细加以梳理，大概有“创世说”“矿产说”“图腾说”“宗教说”和“纪年说”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创世说——英雄般的史诗神话

“创世说”是流传最广、最为神奇、最为动人的说法，就像西方神话中人类是由亚当与夏娃繁衍而来一样，昆明这座城市的诞生有创世者的传说，流传着创世者的英雄般的史诗神话。

很久以前，昆明遭遇大旱，天气炎热，庄稼被晒得难以产出粮食，河流也干涸了，人们快要活不下去了。突然有一天，天边飞来一只巨大的碧鸡。这只神奇的碧鸡就是昆明城的救世主，它像母亲般地展开巨大而有力的羽翅，一下子遮住了烈日，就这样昆明不再遭受烈日的曝晒，但是碧鸡却在痛苦地经受着烈日的烘烤。眼看碧鸡快坚持不住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另一个救世主金马奇迹般地出现了，它拼命搭救碧鸡，却不想被一阵雷电击中。最终，就如同视死如归、忠贞不渝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金马与碧鸡为拯救昆明城英雄就义、双双丧命。为了感谢金马与碧鸡的救命之恩，昆明人涌泉相报，人们流着眼泪将它们安葬，期望它们能入土为安。不想更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安葬金马与碧鸡的地方涌出了大量泉水，最后这眼泉水“不择其细乃成其大”，汇集成为五百里滇池，一眼也望不到边，干旱的昆明大地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从此，昆明处处金花开，满山结出金果，坝子成了碧海，呈现鸟飞鱼虾跃的生动景象。

为了纪念金马碧鸡的功勋，金马碧鸡逐渐由神名演变成了山名，变成了昆明城东金马山和城西碧鸡山，永远地成为了昆明城的守护神。唐代樊绰在《蛮书》中写道：“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

明朝末年，担当和尚也曾赋诗一首，形象而贴切地写出了金马与碧鸡不得相见的相思之苦。他写道：“一关在东一关西，不见金马见碧鸡。相思面对三十里，碧鸡啼时金马嘶。”可见，碧鸡与金马相隔甚远，如同牛郎与织女有银河相隔长年不得相见，只有七夕才能短暂地鹊桥相会，思念之情可见一斑，只能借助一啼一嘶互诉衷肠。

现在看来，金马碧鸡牺牲自我成全他人，可谓功德无量，昆明城因金马碧鸡重获生机和活力，昆明人也得益于金马碧鸡的庇护而生生不息。为了感谢金马碧鸡的功绩，同时能够时刻与金马碧鸡相伴，一直生活在金马碧鸡的庇护下，昆明人在自己的中心家园上修建起金马碧鸡坊。

有关金马碧鸡的神话，最早出现在《汉书·郊祀志》等文献中。西汉时期，流传了一段皇帝派大臣寻找吉祥之物的故事。有一天，心怀天下的汉宣帝听一位神乎其神的方士所说，讲云南有一种吉祥之物叫“金马碧鸡”，汉宣帝坚信此物能带来祥瑞。于是，封大文人王褒为谏议大夫，让他前往云南把“金马碧鸡”带回皇宫。由于诸蛮叛乱，道路闭塞不通，王褒并没有到达云南而只到了川西一带。

王褒梦想着以“汉德无疆”去打动金马碧鸡，就像诸葛亮声泪俱下地写《出师表》一样，他还深情绵长、感情真挚地写下《碧鸡颂》，想让神物主动归顺朝廷。然而，金马碧鸡不为所动，从未现身，更别说归顺汉土了。不久，王褒在途中病逝，出师未捷身先死，未能完成使命。清代名士赵士麟在《碧鸡诗》里写道：“彩云一片舞天鸡，五色光中望欲迷。化作青山千载碧，王褒空自渡巴西。”

汉代有关金马碧鸡的记述大都较为简单，且语焉不详，通过文献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古代昆明是否真的有金马与碧鸡两种神物的存在。笔者猜想，可能金马碧鸡是古代云南昆明地区的主要土著部落，汉宣帝派出能说会道的大文人王褒去游说云南旧族，主要目的是以德化人，让他们归顺西汉，为朝廷效力，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而非真正带回所谓的能通人性的“金马碧鸡”两种祥瑞之物。

矿产说——彰显大美山川湖泊

但是正所谓无风不起浪，金马碧鸡与滇池地区的神话和历史事件又或多或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多次出现在典籍中，这为“矿产说”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颜师古是隋唐时期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是颜真卿的高祖父，出身文化世家，对《汉书》及两汉经学史有深入研究，他笃定地引用了如淳的观点，认为“金形似马，碧形似鸡”。今天，我们如何解释“金形似马，碧形似鸡”，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

如同河出图、洛出书，金马碧鸡作为古代云南昆明地区祥瑞的象征，是天赐吉象。因此，许多人认为金马碧鸡是金、碧二矿。如果按照“云南地区出产的金玉形状奇特，分别像马和鸡”来解释，显然十分机械、荒谬、牵强和费解，这也是“矿产说”难以得到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金形似马，碧形似鸡”里的金和碧显然是指颜色，指金色和碧色，用来描绘昆明的山川。会不会是特指昆明的东川地区与玉溪的抚仙湖区域？虽然没有充足的论据加以证明，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东川地区有着丰富的铜矿，是中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素有“天南铜都”的美誉，铜矿呈现金色；而美丽的抚仙湖是璀璨的高原明珠，水色碧绿。

另一方面，昆明两字中都有日字，可见阳光充沛，但“明”字中又有月字，又象征昆明地区阴阳和谐。在强烈日光的照射下，昆明地区马的颜色会呈现金色，大地和大山也呈现金色，人们用常见的金马的颜色形容陆地；与此同时，水的颜色会显得更加碧绿，人们用碧鸡的颜色来形容滇池水。

图腾说——滇池驹与绿孔雀

在“矿产说”的基础上，人们更加强调昆明人与金马碧鸡的亲属关系，于是“图腾说”横空出世。他们认为金马碧鸡很可能跟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动物图腾崇拜有关，这一点在文献与考古中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写道：“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于滇池河中……”“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碧鸡光景，人多见之。又传昔有凤鸣其上，土人呼为碧鸡，因以为名。”“禺同山（今大姚、永仁一带）有碧鸡、金马，光彩倏忽，民多见之……”这些关于金马碧鸡的记述丰富而翔实，表明了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居住的南中地区早就出现了对金马与碧鸡的图腾崇拜和信仰。

关于金马，笔者认为是云南特有的优良品种马，它在阳光照射下呈现金色。其实，马与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征战、驮运、耕作……无一离得开马，云南先民很早就驯养马，认为金马是他们亲密的伙伴。滇池及滇中广大地区很早就以产马著名，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人们对马喜爱有加，视为财富，在昆明石林地区现在还有养马和吃马肉的习惯。

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官渡区羊甫头墓地一东汉墓葬中发掘出一具青铜马模型，长105厘米、宽32厘米、高107厘米，如此之大的青铜马模型在滇池乃至滇中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滇海虞衡志》记载：“马产几遍于滇，而志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褊也。”又说：“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

关于碧鸡，笔者认为是云南的凤凰（绿孔雀）。鸡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云南人的关系同样密切。凤凰、孔雀与鸡其实是一个种属，有“落魄的凤凰不如鸡”的说法。《山海经·南次山经》中说：“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昆明辖区内的安宁市，是云南唯一的全国百强县，如果从名字上倒推，可能也印证昆明地区曾经有过凤凰的存在。但是到了汉代，凤凰就已经绝迹。

推测碧鸡是云南的绿孔雀，是因为有关“碧鸡”的传说带有云南民族和地域的特点。古代滇池和滇西广大地区气候温润，植被茂密，适宜各种飞禽走兽繁衍生存。《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郡（益州郡）……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各种飞禽如原鸡、箐鸡、野雉、锦鸡和孔雀等成群生活在山林溪谷之间。“碧鸡”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凤凰，或者是孔雀之类的珍禽，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认为碧鸡是吉祥美好的象征。

考古表明，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都刻有孔雀图案，还有孔雀杖头、孔雀衔蛇青铜扣饰等，说明古代生活在滇池及其附近地区的部族有崇拜孔雀的习俗，认为孔雀是吉祥幸福之鸟。

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图腾崇拜，“图腾说”至少反映云南先民对金马碧鸡的亲缘认同和信仰崇拜。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图腾一般为龙，实际上龙已经是在不同地区和民族图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综合性图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关于金马碧鸡坊的其他传说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金马碧鸡就与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唐代演变成“阿育王三子追骥”的佛教故事。“宗教说”是应运而生的佛教宣扬教义的最好例证。

宋末元初云南人张道宗在《纪古滇说集》中记载：金马原为印度大兴佛教阿育王的“神骥”，阿育王的三个儿子都想得到它。阿育王便将神驹纵驰而去，称“谁追到就给谁”。他的长子追至昆明东山得马，他的次子追至昆明西山，遇碧凤呈祥，遂“各主其山”。佛教徒将传统的金马碧鸡神，换成了阿育王的太子，金马碧鸡也由古代先民崇拜的动物神祇拟化为佛教人物，意味着对金马碧鸡的崇拜就是对佛教的尊崇，反映出佛教在昆明地区中国化的过程和与当地人文的融合。

还有一点，金马碧鸡坊不仅是一座精美的传统建筑，更是一台精妙的“时光机器”，宣扬其建筑巧妙的“纪年说”就一直存在。

旧时，金马碧鸡坊间的“金碧交辉”曾是昆明“八景”之一。初建时的金马碧鸡坊每隔60年就会出现“双影交错”“金碧交辉”奇观。当太阳将落，余晖从西边照射碧鸡坊，它的倒影投到东面街上。同时，月亮则刚从东方升起，银色的光芒照射金马坊，它的倒影投到西边街面上。两个牌坊的影子渐移渐近，最后互相交接。这种标记时间的方法与中国古老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纪年法完全一致，“金碧交辉”出现就代表时间经过一个“甲子”。相传，清道光年间，这个奇观曾经出现过一次。

无法想象古人对金马碧鸡坊的设计会巧妙地运用到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角度关系，充分反映出古代云南人对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方面的深厚造诣。金马碧鸡坊几乎成了老昆明的镇城之宝，被视为昆明的“凯旋门”。可惜，金马碧鸡坊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战火，重建后已经不会再出现“金碧交辉”的景象了，“纪年说”也淡出人们的视线。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马碧鸡坊已经不是明朝时期建筑，而是经过岁月山河洗礼才变成的模样，“金马”“碧鸡”坊名，则是沿用昆明呈贡人孙清彦原书字迹复制的。但是重建之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重睹金马碧鸡坊的巍峨雄姿，贴身感受大滇文化的无穷魅力。

除了建筑之美，金马碧鸡坊还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至三月初三，是昆明传统的“赶花街”节，这时的金马碧鸡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市民汇聚于此，或欣赏花卉，或品尝美食，或采购特色商品，或观看文化展览和民俗表演，其乐融融，万分祥和。

老昆明城中的“一二三四牌坊”

牌坊是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物，通常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多是建在大道上，大张旗鼓地旌表某人的功德。树牌坊可以说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是中国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为此，牌坊这一重要建筑形式会被借鉴、延用和泛化。

昆明城中曾经有几座较为知名的牌坊，老昆明人亲切地称呼为“一二三四牌坊”，但现在只有“一二”牌坊有遗存，其他两坊早已不见踪影。

“一牌坊”是金马碧鸡坊。古书上曾以“滇之建构，斯为最著”来称赞它，这也奠定了它作为“第一坊”无可撼动的地位。

“二牌坊”是“忠爱坊”。它是为颂扬元代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兴利除弊、大胆改革、忠君爱民的事迹而修建的。忠爱坊与金马碧鸡坊鼎足而立，呈“品”字状排列，故又称“品字三坊”。有一个传说，讲清末昆明富豪招女婿时，出了上联：“金马、碧鸡、忠爱，品字三坊”，一时无人以对，恰巧京城游滇秀才随口以“火腿、洗沙、白糖，饼铛四两”相对，遂被选为乘龙快婿，在坊间传为佳话。这副对联雅俗共赏，既为“阳春白雪”，又为“下里巴人”，巧妙地反映了昆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后来，民国时期昆明市市长庾恩锡在海口的白鱼口村滇池岸边用方圆大小不等的天然岩石修建荔楼，整个建筑叠砌堆成，是“中间高，两边低，呈品字形”的典型仿法式建筑，反映出品字型建筑经久独特的审美。

“三牌坊”是“天开云瑞坊”。原址位于抗战胜利堂对面，在昆明威远街和光华街的交叉口。“天开”一词出自宋大理国年号，“云瑞”象征吉祥，老百姓又称它为“云瑞坊”。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今这里已变成了公园，再也看不出丝毫有牌坊存在过的痕迹。经证实，“三牌坊”毁于1941年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只有坊下的一对红砂石狮子得以幸存，被移去守护大观公园的大门了。

“四牌坊”是“万寿无疆坊”。据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由于云南奉旨得减电额，当地官员在五华山上立下“万寿无疆坊”。今天“万寿无疆坊”也早已湮灭不见，在它存在过的位置现有一座“正义坊”，是2001年建成的现代建筑，可能得名于其所在的正义路。